

刘红庆 编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梦见启功

启功是著名书画家，曾就职于北京师范大学的知名学者、教授。他一生呵护着传统文化，迷恋着传统文化，传播着传统文化。正是他的守护，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堪称经典的书画作品。启功 1912 年出生，2005 年 6 月 30 日去世。



从图书到电影的大师故事

在九十多年人生里，先生是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中传承传统文化。家族没落，亲人故去，他从锦衣玉食到穷困潦倒，尤其在历次运动中成了被打击对象。可是，他默默无闻地研习古典文化，终于在国家拨乱反正之时确立了他文化大师的地位和身份。

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是他安家立命之所，他以自己对『师』的理解与实践，为学校写下『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』的校训。这八个字，成了国家倡导的所有教师的基本境界，从而成了主流意识范定的所有中国文化人的做人准则。

启功生前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了『书画编辑室』，专门出版他的书画作品。启功去世后，《启功全集》编辑室成立。二十多年里，编辑们在启功先生亲自指导下或者在启功家属的大力支持下，在一流学者的勤勉陪伴下，编辑出版了一百五十多本启功作品，实实在在为传播启功传承的中国传统文化尽了一份力。

名导丁荫楠携儿子丁震用四年时间，在启功家属和《启功全集》编辑室的配合下，完成了大银幕传记电影《启功》。

本书记录的就是一群痴迷于启功的人，在传播一种怎样的启功精神……



梦见

启功

从图书到电影的大师故事



刘红庆 编著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北岳文艺出版社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见启功 / 刘红庆编著. —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5.8

ISBN 978-7-5378-4510-6

I. ①梦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电影文学剧本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3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75392号

书 名 梦见启功
编 著 刘红庆
责任编辑 马 峻
装帧设计 任永红
资料提供 《启功》电影组
图片编辑 弓宇杰
独家支持 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邮 编 030012
电 话 0351-5628696(太原发行部)
010-57571328(北京发行部)
0351-5628688(总编办公室)
传 真 0351-5628680 010-57571328
网 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
E-mail bywychs@163.com
经 销 商 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北京宝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1/16
字 数 306千字
印 张 13.75
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78-4510-6
定 价 86.00元



序

有时髦的人问我：“《启功》票房会如何？”

《启功》

我如是说

■ 总导演 丁荫楠

我的工作室已拍了十五部人物传记电影、电视剧，在筹备拍摄前后，无例外总是有人疑问：“拍这个人有意义吗？”“谁要看？今天是娱乐片的世界！”“卖得了钱吗？”哪怕是拍革命领袖，也会招来不少质疑。而此次筹拍《启功》竟没有一句怀疑的话，都是赞成和鼓励，甚至说：“世无完人，启功除外。早应该拍成电影，将来北师大新生入学，不用再看苏联电影《乡村女教师》了，看《启功》！”

到底启功的魅力在哪儿？没有哪一位名人在他逝世后，没有一两句“闲话”，可启功没有。他给后人留下不灭的印象——好人！连琉璃厂的售货员都这么说，是我亲耳听到的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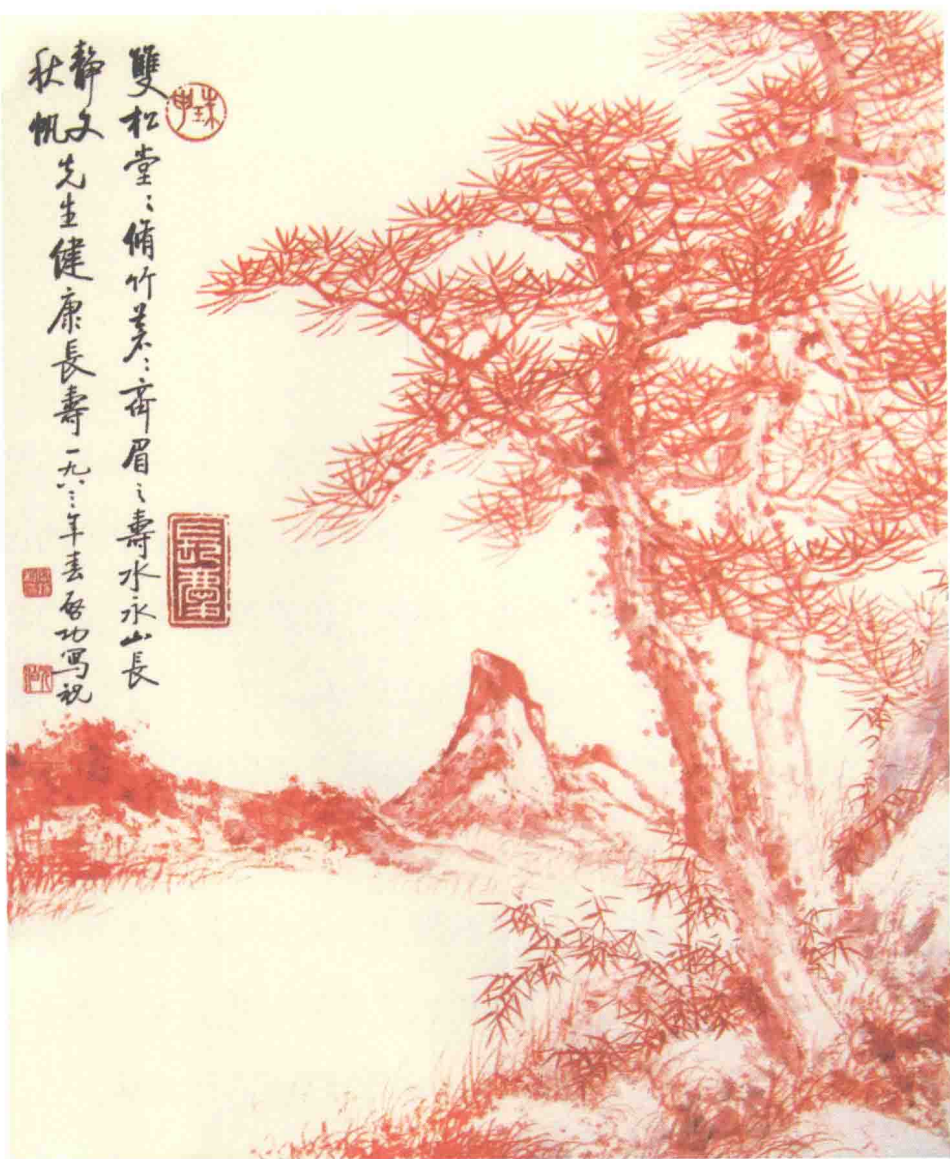
我和丁震、李强为创作剧本研究了近百万字的文字资料，采访了十几位熟悉启功的人，很想深入到启功的内心，了解经历了一生苦难的启功，如何达到最后的辉煌？所听、所看到的都是平常事，没有戏剧性的冲突和强烈的跌宕起伏，像一池湖水，深不见底。可仔细研究那些“平常琐事”，却发现其中蕴藏着大智慧。一张笑佛的圆脸，内心的一切都掩藏在笑谈中。这无疑是经过大磨难后的释然，他以极平静的口吻讲述历史，叙述着那些惊涛骇浪，虽历道道难关，却让他化险为夷，安然升天。这真是个奇迹，像是老天特意为我们留下一位“国宝”，以延续中华文化，更让他七十年任教传道解惑，桃李满天下。

他“从不负人”的道德理念和海样的胸怀，把一切逆境与苦难化成动力，为终生热爱的国奋斗，给人类留下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。

当人们在呼唤真正知识分子的今天，启功先生的一切才显得如此宝贵，所以，《启功》电影一定会受到国内外各界的欢迎。



这是启功生前最喜欢的一张照片，至今一直悬挂在家里。



雙松堂：脩竹、蒼松、奇眉、壽水、永山、長
秋帆先生健康長壽二六二年壬午冬月寫祝



目录

〇〇一	缘起	启功，会不会在某一刻走进你的梦里？
〇〇七	壹	启功“社会”化，为了他守护的民族传统
〇二九	贰	启功“神圣”化，为了他代表的文化精神
〇五一	叁	启功“知己”化，为了他承载的文化信念
〇八三	肆	《启功》电影文学剧本 / 丁震 李强
一八一	伍	《启功》自述与评析
一八二		1. 导演阐述 / 《启功》摄制组导演组
一八七		2. 文化大家精神世界的真实影像 / 仲呈祥
一九〇		3. 《启功》的启示 / 许柏林
一九三		4. 永不逝去的宗师之气 / 饶曙光 鲜 佳
一九九		5. 没想到我们能成 / 丁荫楠
二〇九	尾声	启功精神永在

缘起

梦见 启功

启功，会不会在某一刻
走进你的梦里？



1988年秋天，二十三岁的我从太行山乡下来到启功先生执教的北京师范大学进修。那时确切地记得，在乡下已经穿两件衣裳了，到了北京有如重返夏天，着一件短袖便可以到处跑……

我是不是就是这样敲开了学校主楼一间办公室的门？那是《师大周报》编辑部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记载这段经历：

一天，揣着几页在乡下写就的文字去推开主楼校报编辑部的门，一个后来我知道他叫傅占武的编辑问了我一句“你好”，实实在在地愣是把我吓了一跳。我不习惯这种打招呼的方式，我对城市的恐惧就是从这样的一句问候开始的。

傅占武圆脸，有些胖，眼睛不仅大，似乎还老是瞪着。他知道我送来的稿件是文学的一类，就叫了另一个清瘦而白净，年纪也很小的谦和的编辑来。这就是后来的姚旗老师。

姚旗让我将稿件留下，我却希望他能马上看一下给我个话。好在稿件不长，他的眼光很快抚摩过我的文字，那几分钟，好像姚旗在抚慰我乡下许多个落寞的日子，让我生出些期待，也生出些感动。

“很好，很好”，姚旗这样说的时候，我有些适应了编辑部的气氛，心也豁然开朗了……

只有四个版的《师大周报》，姚旗负责第四版《励耘书屋》副刊。写这四个字的，正是鼎鼎大名的启功。

很可能是当天，姚旗把我的文字推荐给同在编辑部工作而负责第三版编辑、长于版面装饰的李强。李强口若悬河，嗓门粗而略感沙哑，与矮而清瘦、还时时谦和的姚旗比，李强高高大大，做派远不及姚旗文雅。李强兴致盎然地朝你走来的时候，头昂着，像唱信天游的汉子，带给你的永远是一些“野”的味道……

一天正午，我在启功书写的“乐群餐厅”门外小广场上端着饭盆吃饭，李强就这样趾高气扬地走来了，边走边喊我上他的宿舍。一进门，就爽朗地取出一瓶可乐，塞我手上，我不敢接。他嗔怒道：“你忸怩，

李强二十五岁时，设计的“励耘丛书”标志。



李强设计的封面和印在前勒口他写下的文字。



做了编辑的几年之中，在例行的报纸交流之外，常有同行们的编辑成果结集寄来，“文如其校”，花团锦簇。我们感到的是寂寞。

到这套《励耘丛书》开始付梓，我们并不敢和同行们并论。我们的作者中，有太多仍在默默地学习积累、并且不悔于己的追求者。用不能再小的篇幅为他们出一套小册子，只能是对他们追求的预演——有些象扮家家，用的是小一号的锅灶。如此心态，当是我们告别了25岁的年轻，却又不甘于自己的寂寞了。

想叫我们也不舒服？”

李强直接，能敞开心扉待人，不久就熟了。于是，我知道了“励耘书屋”是启功恩师、师大老校长陈垣书房的名字，当然还有更多的师大典故。

李强和姚旗都属兔，才二十五岁，分别从物理系和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工作。那时的人不走关系，他们留校确实是学校需要他们这样的人才。他们爱自己经营的版面，每一个细节都爱。发表我的那组文字，李强都有手绘题图或插图，自然用心极深。

因为喜欢，李强策动姚旗等同仁，以《师大周报》编辑部的名义为我出版散文集。这就是诞生在1989年夏天的《入世初尘》，仅仅两万字。实际上，要不是随之而来他俩不得已离开编辑部，或许书还会编下去，且看李强发在《入世初尘》前勒口上而为他心目中设想的“励耘丛书”写的一段话：

做了编辑的几年之中，在例行的报纸交流之外，常有同行们的编辑成果结集寄来，“文如其校”，花团锦簇。我们感到的是寂寞。

到这套《励耘丛书》开始付梓，我们并不敢和同行们并论。我们的作者中，有太多仍在默默地学习积累、并且不悔于己的追求者。用不能再小的篇幅为他们出一套小册子，只能是对他们追求的预演——有些像扮家家，用的是小一号的锅灶。如此心态，当是我们告别了二十五岁的年轻，却又不甘于自己的寂寞了。

“寂寞”与“不甘寂寞”，李强都说了。这见证着李强将别或正别二十五岁的时候，是有点野心的：捧别人，带一个师大的创作军团出来。《入世初尘》作为“励耘丛书”的第一本，大批量印出来之后，却因为1989年夏天太过热闹，而最终成了我一个人的收藏。

“励耘丛书”四个字，是李强从启功写的“励耘书屋”中集出三个，至于“丛”字，李强直接用拼音设计出来。而书名《入世初尘》是李强写的。及到乡间，有朋友问：“为什么不请启功题写书名？”

书名由谁题写我从来不曾想过。在北师大，启功的字不鲜见。我在另一文中写过这样的话：

我在校的那些年，中文系有两位泰斗级的人物，这就是钟敬文和启功。那时候，两位先生都已年高，我没有机会聆听他们的课，但是耳边关于他们的传说还是不少。尤其是启功先生，他的字满校园无处不在。我天天吃饭的乐群餐厅，就由先生题写匾额。记得“群”字是把“羊”字写在“君”的下面。当时刚从山里来的我这样想：一个君子骑着一只羊，君子和羊都累呀！还是不如牵着舒服。人在羊身上，我少年时唯一记得的是，屠宰户贾世红家十岁左右的女儿，在羊被宰了一刀后，骑在尚有气息的羊身上腾跳不已，从羊身子里往外挤血，在我，已惨不忍睹，在她，乐得和中了状元一样。

启先生的字泛滥于北师大，就有同学讽刺这事。他说：有人请启先生写“厕所”两字，先生问：要不要把“男”“女”两字也分别写出来？

不过，那时北师大风头正健的是以“叛逆”言论独步天下的青年知识分子。作为信息与思想集散地的《师大周报》，李强、姚旗自然得风气之先。国学自有守护得好的老先生，西化也有切中肯綮的传统文化批判者。于是，他们的二十五岁，是既有传承着的厚重，也有信口开河的鲜活。我曾不止一次表达过：能够和他们做朋友，是我一生的幸事！

结业回乡，继而北漂来京，与李强的关系一直没有断。他在叛逆的年纪过后，更加彻底地回归传



作者珍藏多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徽章。

魚山梵唄久稀傳法曲
是閑心勝緣更喜威音
環宇宙羣生福聚法無
邊

公元一九九二年冬奉贊

中國佛樂選萃出版流通 啓功



田青书屋悬挂的启功题诗，因为唯一，所以珍贵。

统文化，悄悄地编辑启功的书，一干以十年计。其间，我助力李强工作的小事有两件：一是帮他联系音乐学家田青，并陪他去田家；一是帮他联系荣宝斋老经理侯恺，并陪他上侯府。两次，都只为拍摄启功的字。

田青是我的恩师，年轻时在赵朴初指导下，主编了《中国佛教音乐选粹》。启功为他捧场，专门题写道：“鱼山梵呗久稀传，法曲遥闻亦胜缘。更喜威音环宇宙，群生福聚海无边。”

侯恺是我的老乡，经营荣宝斋时和书画家交往深。启功送一幅自己临的《平复帖》，还送了一把有金粉题诗的黑色小扇给侯恺把玩。

启功流传在外的字很多，李强是每有线索，辄往索求留存图像。十年如一日。他是我固定在办公室的不多的朋友中的一个，他说：“一天要四次打卡，我就像被四个图钉摁在墙上的一幅画，身不由己……”但十年里，他把这种不自由，转化成了对启功作品的执着追求。

《启功》电影从策划起，我就获得了消息。李强兴高采烈地告诉我：“姚旗也有意参与一把。”近二十年，姚旗在国内润滑油界堪称营销高手，先“统一”后“中华”，一直得心应手。如果这次为了启功我们能再度合作，当是时隔二十七年出版的《励耘丛书》的第二种，或者算《入世初尘》的扩容版了！

李强在名导丁荫楠的有效团结下，指哪儿打哪儿，不顾得失，乐在其中。在这次拍摄《启功》电影中，姚旗、傅占武这些三十年前的老朋友，他们又走到了一起。同时，李强也愿意我来分享他的快乐，像当年分享他的可乐一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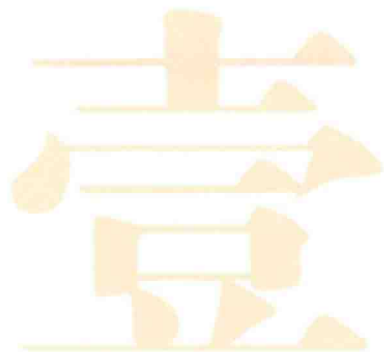
我想：启功为我们设定了一种人生的大审美，大格局，大境界：“学为人师，行为世范”，对出身于教师的我来说，大有裨益。

不知道是哪一次，我站在师大校训前，泪如雨下。在一面蓝色的墙上，启功像竹子一样清瘦而挺拔的字深深地打动了我：“我的学问要做到能帮助他人，我的行为要能够匡正社会道德规范！”这是智慧的启功写给自己的话，是他参透人生后写给每一位师大学子的话，同时也是写给每一个中国人的话！——我站在校训前落泪，我那时一定想这就是写给我的话！

我们自己苦苦努力所追求的，如果是眼前的名利，也太浅薄了。而启先生的话，不正是我的方向吗？我的学问不高，我每天在学习；我经常犯错误，但我天天在反省自己。我的目标是感动我自己，做个对传统虔敬、对学问虔敬、对大师虔敬、对每一个生命虔敬的好人。

可是，社会常态下的价值判断往往与此相左，“成功”和“唆使成功”遍地。于是我渴望与淡出物外的启功相遇，至少偶尔在梦里与他相遇，坚定我们前行的动力。

基于此，我们便有理由听听李强讲述的故事，关乎启功，或者无关启功……



梦见 启功

启功“社会”化， 为了他守护的民族传统

■ 丁荫楠说：“一切以李强的判断为判断！”

■ 李强是谁？

他是编剧之一，是《启功全集》的编辑……

他多年的努力……

2005年启功去世后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“书画编辑室”改为“《启功全集》编辑室”，李强是这里不变的主任。那时他想，在启功去世的最初十年里，曾经深得启功教诲的身边人不做点什么，那么十年后有没有可能就没人再提启功了。李强是有这种自觉的，他计划尽力将启功没有社会化的东西社会化。他说：“社会化后，大家就记住了。好比私人硬盘里的东西扔到公共硬盘，扔到云硬盘里了。云硬盘大家来回拷，想彻底删除就难了。”

实际上，“启功门下牛马走”成为李强的工作已经很多年。他告诉笔者：“孔子比启功伟大，但是孔子的背影太遥远、太模糊，我够不着。而启功，是我身边的大儒。我怎么能不虔诚地匍匐在他门下学习并传播他的精神呢？”

十年过去了，虽然二十卷《启功全集》已于2012年出齐，但李强依旧沉浸在启功给予他的生命温暖里，忙出版，忙画展，忙电影，忙“启功书院”具体的事情。

■ 80年代中期，将启功写在宣纸上的作品，直接用糨糊贴在校园墙上

1981年，李强从西安考进北京师范大学，他的一位长辈说：“哎呀，你可以见到启功了？和启功在一个学校，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啊！”一年后的1982年，李强已经成为学生中的活跃分子，在北师大八十年校庆时，启功写了几幅字，李强和同学们拿去办校庆展览，他们把启功写在宣纸上的字，直接用糨糊贴到墙上。多年后他对笔者说：“那时候也不知道保存，现在想想才知道可惜呀！”

1983年，李强出任《北京师范大学社团协会会刊》（以下简称《会刊》）美术编辑，《会刊》封底有两行字，封面题字：启功；封面设计：李强。自己的名字和启功如此近地印在一起，让李强确实高兴了一阵。

我跑到师大印刷厂，看到个版，上面写着，封面设计：李强。我再往上一看，封面题字：启功。当时还都是铅版，这些字还是铅字。十九岁或二十岁，看见自己名字成了铅字，出于好奇，我把铅字“李强”拔出来装兜里了，我喜欢嘛。我打算回家拿胶布往起一粘，当印章，这是铅字啊！

结果，两个字装在兜里还没有五分钟，有个女孩大骂：“妈的，谁把我的版给拆了？”

刚开始骂，我没注意，后来发现是在骂我。我说：“你骂什么人？”她说：“你拆我的版干吗？我骂你怎么着？我都想扇你！我这还没有印呢，你拿它干吗？”

李强（右）认为启功（左）是他身边的大儒，他愿意虔诚地在大师门下学习，并传播大师精神。



这个人叫吕旭艳，现在还在我们旁边办公室。当时她很有意思，一边说，一边扭身从旁边的字架上抓出来二十个李字、二十个强字，一并扔到我手里，她说：“我这还没印，如果要是没有发现，缺了两个字，上机器一动，我这版就都废了！”

1984年开始，李强业余给出版社设计封面，名字就经常和启功的名字并在一起。他说：“现在大家‘傍大款’，我从来就是‘傍大师’的人。”

笔 者：你为什么要佩服启功？

李 强：我在乎启功的根本原因是，启先生有文化！每个人生活中都会遇到问题，启功也会遇到问题，但是我看的是启功解决问题的办法，觉得他的办法极高明。